

天寒地冻、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，央视新闻连续数日报道东北吉林查干湖冬捕的盛况，让人看得眼馋心跳。据说，查干湖冬捕，近年来已成为当地颇受欢迎的冬季特色旅游项目。媒体的推波助澜，让这种充满原始渔猎文化气息的生产活动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。电视中冰面捕鱼的画面，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，想起当年故乡冬捕的情景。

皖中瓦埠湖畔，地势低平，河塘密布，水美鱼肥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每年进入寒冬腊月，旧历新年将至，村里肯定会组织一两次规模盛大的冬捕行动，在准备一份不可或缺的鲜鱼年货的同时，也寄寓了一份“年年有鱼（余）”的美好愿望。

那时还是生产队，村庄周围的好几口水塘，都由生产队统一管理。平日，除了保障全队几百亩稻田的灌溉用水，塘中还放养家鱼。岸柳依依，清水盈盈，碧荷接天，菱荇荡漾，夏天的水塘，是孩子们最亲近的地方。我们结伴在塘中游泳、戏水，还经常把家里养的一群鸭子、白鹅散放在塘里。

回想那时，虽然生活艰辛，但民风淳朴。满塘的鱼虾，为生产队集体所有，极少有人去动歪心思，自然也很少有偷捕、滥捕的事情出现。

故乡人把冬捕叫“起鱼”。选择一至两口多年未干涸的大水塘，不用渔网捕鱼，而是采取一种最不讨巧的笨办法，直接将满塘的水完全排干，把塘里的鱼逮个一干二净。村人这样做，自有他们的道理——不光是为了捕鱼，随后还要对塘底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淤，对塘坝进行加固修整，以便让水塘蓄积更多的水量，发



故乡的冬捕

·刘宏江·

挥它更大的灌溉效益。而且，黝黑肥沃的塘泥，还解决来年部分农业生产用肥，真可谓一举数得。

先是掘开一道缺口，让塘水顺着沟槽，哗哗流入下游低处的水塘中。当塘水无法自排的时候，大人们便支起几张老水车。那几天，从早到晚，村里所有的壮劳力轮番上阵，把剩余的半塘水一点点抽排干净。呼隆隆的水车声，打破了乡村冬日原本的沉寂。

随着水位的下降、水面的缩减，人们对“起鱼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。眼看快要露出塘底，“起鱼”也就正式开始了。

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动，争相观看“起鱼”的盛况。塘埂四周，围拢了越来越多看热闹的大人小孩。人人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，纷纷预测今年鱼头的稀稠和冬捕的产量，等待谜底揭开的那一刻。

瞧，终于有动静了。塘水越抽越少，那水中鱼儿受到惊吓，突然间感觉已身处困境危局。白花花的身影，不停地在浅水中扭动。这时，每个人的心情，也随之激动起来。

好几斤重的胖头鲢鱼，个个都是身手不凡的体操运动员，争先恐后地从水中一跃而起，摇头摆尾，来个漂亮的空中大回旋后，哗啦啦跌回水中。一群体型硕大的草鱼，露出褐色的鱼脊，东一头西一头箭一般地猛窜，一个劲地朝深水区钻，身后激起一道长长的水浪。狡猾至极的

黑鱼，不动声色地往泥里拱，试图用厚厚的污泥把身体藏匿起来。鱼们哪甘心就这么束手就擒！

水车声终于歇下来了。这时，好几个青壮年劳力，早已把彻骨的严寒抛于身后。只见他们脱掉鞋袜，高高挽起裤腿，自告奋勇地跳下泥塘，趟着带冰渣的泥水，或徒手，或抄着铁锹，一条接一条把鱼往岸上抛。村里那些最顽皮的半大小子，也跃跃欲试，不顾大人的阻拦，赤脚跳入泥淖，加入捉鱼的行列。拢着袖口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白胡子五爹笑着说：“甭管他们啦，冻不坏的，这鱼头上有火哩！”那冬捕的热烈气氛，仿佛把冬天的寒意完全驱散了。

每抛上来一条大鱼，伴随着孩子的大呼小叫，总会引发围观者的一阵骚动。孩子们争抢着把落在脚边的鱼捡起来，放入早已准备好的柳条筐中。很快，一溜摆开的十几只大筐，盛满了活蹦乱跳的鲜鱼。鲢鱼、草鱼、鲤鱼、鲶鱼、黑鱼、鲫鱼、白丝、汪丫，各类鱼等，应有尽有。

一塘鱼全给捕上来了，估摸有好几千斤呢！接下来，就是分配了。生产队长发话说，把几条最大的鱼挑出来分给村里的五保户吧！得到在场人的一致赞同。随后，按照鱼的大小、种类的搭配，根据家庭人口多少，村里每家每户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。

故乡的冬捕，是村民平淡光景中少有的一份期待，是迎接新年新岁的一个固定不变的仪式，不仅增添过年的欢乐气氛，更是乡村冬日一道耐看的风景。其场面，虽不及查干湖冬捕那么盛大，但回想起来，也是热闹非凡，充满了丰收的欢愉和精神的满足！



春节正是读书时

·王正莲·

春节不仅仅意味着美食、亲情、乡情的盛宴，还意味着对心灵的安抚，以及精神世界的自我料理。在辞旧迎新拜年纳客之余，还可选几本书，好好享受一下文化大餐。

读什么书呢？就个人而言，我比较喜爱读古今人的旅游著作。这是因为，风土人情，见闻杂记，既能发人思古之幽情，又可在半日时间内得尝“行万里路”的快意，岂非好事？读中国诗文多了，常常会有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销魂，此身合是诗人未，细雨骑驴入剑门”的梦想。只是财力有限，时间无多，这种感受，如今却只能往书中寻求了。

读一点历史著作，可以使我们少受传说影像的欺骗。近年的古装电视剧打着“历史剧”旗号大肆骗人，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屠杀知识分子、破坏文化的罪责都被戏说掉了，皇帝描述得比焦裕禄还可亲。春节期间翻开史书，就如著名画家黄永玉说的：“与一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。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的人谈话，读一万本好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，多划算呀！”理性地参与读史，可明智，可修身。人生的真谛、感悟，莫不可从书中觅到答案。这期间读几本书，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、对生命的洞然。

读一点幽默著作，可以让我们发现快乐，感受幸福。幽默的好处多多，尤其是对于职场人士来讲，往往是成功的一半。一个懂幽默的人，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，一个面带微笑的人，一个具有好心情的人，他会把困难看得轻一点，工作和生活压力自然就比常人要小。要知道平时说话都带些幽默，别人对你的好感与印象也会深刻许多。学习幽默需要熟读大量的精品，在品味他人创作的幽默同时，我们也能对幽默的构成，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。

读一点美食著作，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些食欲。大快朵颐，是人生一乐。春节期间，与老家的父母亲人挤在厨房里，对着时兴菜谱烹制佳肴，炉上汤冒着热气，锅中菜散发着清香，该是世俗人间最朴素也最本质的幸福了吧。其实，那炉上炖的，锅中炒的，何止是菜肴，更是浓郁的乡情哪！读周作人、林语堂的美食文字，会让我们觉得不亚于品尝了一顿美食所带来的满足，更可算为一种精神的会餐。这可当作春节里的另类享受。

读一点花草树木之类的闲书，也不错。孔子曰，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。草木之学不只在于博识增闻，更在于陶冶性情，能培养人忍耐寂寞的本事，韩愈诗云：“尔雅注虫鱼，定非磊落人”。春节期间读两页书，待得春暖花开，便可约亲朋好友赴植物园作实地实物考证，观景又兼增长知识，多好！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如果能够利用春节期间这段时间，潜心读几本好书，一来对买而未读的图书有了一个交代，二来还补了无暇读书这一课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

喜庆 摄影：夏雨

扫尘过年

·尹玲玲·

绳、凛冽的寒风、空空的棉袄，半天下来，还是冻得小手

萝卜样通红，不住地哈气取暖或放到棉袖筒里捂一下。“扫啦？”“扫了！”“昨扫过啦！扫干净好过年！”人们匆忙间的交流，语气中溢满了兴奋，不用看那笑靥如花的面容也能感受到人们的欣慰、满足。一天的忙碌，每个人虽然都会累得腿酸胳膊疼，但揉揉酸溜溜的胳膊，想到即将过大喜，所有的劳累都会被幸福的期待所代替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时光飞逝，很多事已经斗转星移了。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数已经成了城市的风景，农村那些古老的习俗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，农村的那些陈规旧仪在他们的心里也越来越淡了。腊月十八九，他们很多人在归途或者是计划归途，根本就不在老宅，甚至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

道这个习俗了。说起来，总让人有种淡淡的忧伤！不管怎样，旧年即将过去，新年就要来临，打不打扫老屋是风俗、是习惯，但是对自己的心灵进行一次扫除却是必要的。这一年工作的得失、个人成长的大小、收获的多少、与人相处的融和程度、来年的打算和调整，都要进行一次整理、清洗、谋划，该删除的删除，该保留的保留，该发扬光大的让她更加洁净如新焕发光彩，让那些温暖的、积极的、崇善的、美好的东西永远驻留于心，让自己与别人的生活更轻松、更和谐、更快乐！



咬春

·疏泽民·

今日立春，为了迎接初春的到来，也为了祛病健身，人们都要吃些

时鲜野菜，称之为“咬春”。据汉代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，我国很早就有“立春日食生菜……取迎新之意”的饮食习惯。清代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·正月·春盘》记载：“新春日献辛盘。虽士庶之家，亦必割鸡豚，炊面饼，而杂以生菜、青韭菜、羊角葱，冲和合菜皮，兼生食水红萝卜，名曰‘咬春’。”

咬春的食物可谓五花八门。除了五辛盘（葱、蒜、韭、蓼、芥五种辛味嫩菜制作的春盘）外，还有萝卜。因为萝卜味辣，取古人“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”之意。少时我常在田埂地头偷拔萝卜，掐去缨子，用水洗净，或在枯草上、衣裤上擦去萝卜表面的泥土，就大口地啃起来。水灵灵、脆生生的白萝卜，辣中带甜，既能解渴又能充饥，咬得满口生津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初春的野菜总是鲜嫩可口，最适合“咬春”。乡村麦地边、田埂头、塘坝向阳处，总有嫩绿的荠菜、马兰耐不住寂寞，悄悄地钻出地面。带一把小铲，轻轻地挖出来，洗净，切碎，或蘸甜面酱吃，或炒鸡蛋吃，或剁碎做成馅，包饺子炸春卷，常常吃得齿颊留芳。“暖律潜催腊底春，登筵生菜记芳辰；灵根属土含冰脆，细缕堆盘切玉匀。佐酒暗香生七枝，加餐清响动牙唇；帝城节物乡园味，取次关心白发新。”清人的《咬春诗》，描绘了立春时节咬春时的景象。一个“咬”字，既是动作，也是心情，更是老百姓吃苦耐劳的韧性。